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八十六

明 紉南張 岱著

陳諤陳祚列傳

陳諤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奏事聲響甚大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 上每呼為大聲秀才諤為人剛介亦能恢諧嘗以直諫觸禁 上命於瘞之露其首諤謂瘞者曰吾今夕乃為大鼈所苦瘞者問故諤曰咄嗟若不知邪朝廷瘞人當以鼈

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反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吏科都給事中六何與同官奏事忤旨落職罰米發夯同事者倩人為之皆畢功降職去諤無錢可倩手治之數日不了適駕至問誰也知為諤念其戇直命復官數年間凡郡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常出行誤衝皇太子駕太子訴於　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頃之有白烏乳庭樹諤以獻　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尋忤執

政出為湖廣按察使三載無冤獄奏最改山西以事
忤親王貶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王選輔導廷臣
推譽上曰大聲秀才何在此人為輔導當易得鬨
過乃授荆府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
字示寵異為宣德三年與王不協還鎮江府同知以
老乞歸正統九年卒
陳祚吳縣人永樂時自庶吉士為河南參議時朝廷
方營建武當山祚言事諫武當山佃户勞勩力作者

十年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疏請薄嗜欲除游幸畜
忠邪因勸　上讀大學衍義　上大怒曰嗅蠻子朕
不讀大學尚堪作皇帝邪行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
俗士處遠不知　皇上無書不讀也　上意解乃逮
其父母妻姪闔門十六口分禁之男子繫鎮撫婦女
下浣衣局父母瘐死槁瘞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
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又下獄正統元年
上察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祚以父母槁瘞且

未成服哀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
有曰古人立德必以孝為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
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為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
臣而求為順婦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
自當投諸四裔尚可列諸朝士加之官爵耶 上嘉
其誠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顯親以忠感君以
孝作文送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閩人素畏祚相戒
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痛懲之泉漳諸郡多淫祀

謂其瀆禮不經悉毀之以其材治學宮修官舍闕人謂之都料匠祈偶得寒疾不理事民有曰山藥樹題神爲係之公偶乎神亦自偶之既沙有盜起巡按潘梟皆被羅祈獨以疾免民復謠曰秬秠貉麑公我粮服公猷我青自求多福居閩七年：幾七十懇疏乞骸骨歸自號退翁閉門卻掃不接褋賓不談時事卒以是終

石匱書曰文廟時文臣忠直不以刀鋸桎梏二其心

者三人焉李忠文時勉陳京兆諤陳僉事祚東坡謂

劉元城為鐵漢三人盖近之矣

石匱書卷第八十六

明　紉南張　岱著

交阯死事列傳

劉儁江陵人父從政夢天降赤幟上大書一儁字是夕生子遂名曰儁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成文辭藻蔚起洪武乙丑舉進士授翰林推兵部主事建文中遷右侍郎　成祖登極遷尚書忝英國公軍征交阯獲元𡙇班師賞賚有差六年餘孽復起

上以儁聲威參大將軍黔國公軍往勦儁好出奇謀親冒矢石輒有奇捷一日以前軍得捷輕騎往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勢孤援絕遂陷賊圍脅之降儁罵賊曰劉尚書死天朝豈無劉尚書王師復至爾輩死無噍類矣口誦杜甫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滿淚襟遂遇害事聞　上震悼不已後仁宗繼統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

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贈〻儁太子少傅謚

愍節官其長子為給事中

陳洽直隷武進人讀書力學淹貫群籍洪武中以薦起拜給事中奉命點事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不忘再至輒詰之洽父以直戍五開死洽去官走五開觸蠻瘴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葬為兵部尚書茹瑺薦洽才可大用起授文選郎中　文皇即位擢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永樂乙酉遷大理卿丙戌交阯黎季

華搆逆命洽馳往調士兵三萬人以佐大軍交阯平召還己丑交阯餘孽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討之以洽參軍務遂擒渠魁簡之而還時北虜犯邊　上親征命洽同張輔練兵塞外辛丑往鎮交阯能輯和其民夷人安之乙未還京進兵部尚書丁酉後同豐城侯李彬鎮交阯兼掌布按三司事宣德間黎利叛城山侯王通帥師討賊洽仍參贊焉是冬十一月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強弱且陳

方畧通忽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通師敗績洽不
肯退奮馬突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了無
怖色既而墮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
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
十年報國正今日我忍偷生忍恥者耶左右皆奔潰
洽持戈直前手格殺數十人大罵自刎而死賊相視
駭歎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為刑科給事中
劉子輔者江西廬陵人也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

御史巡按浙江尋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交阯諒江知府恤民如子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日賊增兵攻城〻中食盡遂陷兵民千餘人盡以鬪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〻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叅政賜祭復其家

何忠江陵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永樂十九年三皷

災求直言忠慷慨言事出知政平州居官以廉慎著名寧橋之敗賊乘勝進偪城下人心洶洶王通詭謀與賊和且言朝廷宥其罪黎利遣頭目陳渭老奉表謝恩通遂遣忠及千戶桂勝同渭老入朝請款咨表請益兵征勦事洩忠勝被拘留賊素聞忠剛介有才識誘令從己忠不聽以刀鋸脅忠曰從則生不從且鋸汝忠瞋目裂眥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寸磔汝以報朝廷肯從汝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刀偪

勝之亦不屈併遇害詔贈官復其家

李任不知何許人宣德三年以都指揮征交阯黎利成山侯王通戰敗利不能乘勝席卷致利再收合來戰以八萬餘人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令城中老稚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譟日夜拒守自將精銳不時出城掩擊焚其攻具城四面築土山飛鎗射城中任率敢死夜潛開門殺其守土山者襲破賊營賊開地洞入城任開橫渠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

擊之賊多死者賊益兵象來石矢如雨任百計備禦相拒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并力攻圍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入任等竭力與鬬不支與福皆自刎死守城中官馮智大哭向北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皆自縊死城中軍民男女同時死者甚衆

石匱書曰班定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泰山之側

之婦人哭其舅其夫其子之死於虎畢竟近虎者之死虎易也五臣之死交阯可鑒矣則虎之為患也宣皇帝一旦獲熊棄之虎自虎也奚患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八

明　餘南張　岱著

陳山張瑛列傳

陳山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于鄉永樂初年授奉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十年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瑛侍　宣皇講讀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熈元年陟行在户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户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入閣日侍文華殿充兩朝實錄總裁嘗墜馬傷足　上親調藥酒賜之四年十月朔　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適郎縱為所誤近閣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命山𢿨機務專授內監習書九年疏陳休致卒于塗年七十

張瑛順德府邢臺縣人洪武丙子鄉貢授陝西寧州

訓導永樂戊子秩滿九載擢吏科給事中十一年冊立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　仁宗嗣位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元年轉左兼學士入閣二年陞禮部尚書五年以瑛行事與山相類干外議調南京禮部尚書正統元年卒于官

石匱書曰太祖罷中書省而立政府儼然坐而論道之三公詎可以不學無術之人溷襍其間哉　宣廟一語燭奸滌除政本所見甚遠所全甚大可為歷朝

立相之法而猥至　思宗連拜三十餘相而訖不得一相之力嗚呼畊莘敗蔡相豈在多人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九

明 釰南張 岱著

劉球列傳

劉球江西安福人也嘗避難隱居姚江數年從學者甚衆舉進士仕禮部主事胡濙薦之 英宗召入直秘閣日見親信尋爲翰林侍讀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球上封事曰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如響答聲如影答形國家

成敗興亡靡不繫之桑穀而太戊政雉雊而武丁德旱魃而周宣懼三君遇災修行以動天地之遷比者雷震奉天殿鴟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甚盛甚盛臣惟今日之急乃有十先一勤聖學自古哲后動與天合而暘寒暑罔不時若惟能專志問學屏御無益心正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多御經筵少居禁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精一之功極修齊治平之道二攬權之下移宵人政也 太祖太宗

從民勑天日視三朝順門便殿時召大臣裁決庶務疑則確之自析其衷所以權歸於上臣願陛下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毋俾權移乃出胥人三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内外之臣賢不肖殊器皆駢辟錯踵受事陛下察巳詢人親遠徹精以追興隆之治四選祀臣太常古秩宗也非其人不可以交神故堯命伯夷猶讓夔龍今太常卿貳久缺或不潔蠲宜擇選儒臣使領其職寅

清端重明習典故毋後輩龍五嚴覈吏迹考察吏治
責成布政按察二司及巡按御史徒具文爾吏無善
政民多失業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
幹廷臣行天下無分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退數墨
旌表廉異亦慎刑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
旨曰予辟勿辟予宥勿宥惟厥中近法司上獄有奉
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法司畏卻不敢執奏慮囚
之際多所觀望希合上旨枉寘繇之竊謂一切刑獄

宜從所上議有不當便命參聽聽不如初罪初聽者
又糴米納贖雖云古法然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令
文武官非犯公罪毋得入贖有辟惟中七罷營作土
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不訢京師興作五六年矣
雖不煩民顧皆役軍軍非民乎須之欒暴用之力役
久勞不蘇是宜息罷以寬逋賦比四方災荒乞減租
稅有司多行扞格或有聽准亦無寔惠流徙失業寔
可傷痛宜下戶部遇有報荒勘寔量減安養流民毋

俾失業九息兵戚兵凶器也動必傷人如麓川連歲用兵死十七八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楚蜀貴陽兵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為言果生得首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磔諸市梟諸衢而彼且挾為功責必求與地與則二夷各立其勢坐大是增一夷也不與則怨是生一夷也臣每見陛下憫錄死囚猶示曲原免為遣卒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而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兵爭無已傷人必多臣

謂宜召還將貴并止楚蜀貴陽兵勅靖遠伯王驥遣
諭緬甸斬獻賊首即與厚賞不煩生致仍令思幾發
盡削四面之地分與新附三夷許以小職使仍麓川
則兵不用而十餘萬生靈之命無傷十修武備比年
北虜入貢遣人歲增誠恐包藏禍心防備宜豫莫若
於京師邊塞數遣給事中御史閱習操備使借工各
厰及服從私家軍士悉就訓練公武舉以求良將定
召募以求武勇廣屯田收中鹽以厚儲蓄此十先者

皆令急務所以感格上天招致太平誠在於此陛下
設誠行之殷宗周宣不足法也臣不揆愚陋敢昧死
言初麓川之師寔王振興事球疏言之振業大恨矣
有錦衣指揮彭德清者球之鄉人藉振寵甚張球獨
易之至是譖於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二章蓋
詆公也振方食擲箸於地曰必殺之會球疏中有太
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
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為之

地并逮球乃於陛前捽球去下錦衣獄一日遲明錦
衣指揮馬順攜一小校持刀推獄門入球方與璘共
卧小校前扼球急球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
何得擅殺我小較刺球頸出血順前趯仆之相與支
解摇而瘞之獄中璘從旁匿其血裙球子鉞釬求球
屍僅得一臂乃裂臂裙以入櫬小較者都御史耿九
疇識之豈而皆以見九疇疽而瘠九疇驚曰何頻改
也小較自恨曰小人近不祥爪牙狸往鏟鐵鳶皇今

當不復能見公矣已何死而馬順于從廷中發狂持刀逐順曰我劉侍讀行敘若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望空而祭為文二千餘言哭之以其祭內遍遺諸公且臺焉曰祭忠之臺其後贈球學士謚忠愍鉞釬終振世不仕振死乃仕鉞廣東參政釬雲南按察使

石匱書曰終振之世以直言見殺者止一劉球而球頭如一刀血淋被體便有天而血鬼夜哭之慘而行

亮小校閩球為忠臣即愧悔知死則是忠懟之一刀猶是上古之祥刑而殺人之人猶是三代之遺直也及至魏璫之橫血瘤肉擲活剝生吞而殺人者與殺人媚人者毫不動念欲如王振之殺人又不可幾及已悲夫

石匱書卷第九十九

明 劍南張岱著

于謙列傳

于謙者其先河南人也先世仕元為杭州路總管老於杭遂為錢唐人謙七歲僧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時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謙與遊過人每有難事於人中巡繞數行輙得奇計為諸生時習容止骯髒有聲巡按御史目之入

視學召使講書謙乃為御史講　高皇帝大誥御史
撤坐避席跪而聽謙久復推解甚悉聞者悚服二十
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
鬯每奏對　宣帝前　帝為傾聽是時顧端肅公佐
長臺事共御僚屬嚴獨才謙謂已勿若也按江西丰
裁屏利弊必臣堅當辯一誣獄出寬死者數百人藩
國扶和買為市釐害謙案懲之不少抑婦復撈捕私
鹺權倖歛踪戒不敢犯邑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

面縛降造次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
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　帝大悅賚鈔幣與大
臣等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粮稅　帝手
書謙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
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帝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
父老以便益病苦其在山西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
史不能至往往觀狎請別設御史併工谷治之而又
盡奪大同鎮將之從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

當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讜所奏請朝上夕下以是
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
嘗輕騎自河南歷太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大驚
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齎金
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讜笑而兩舉其袖曰吾
惟有清風而已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
三楊前後卒中貴人王振秉勢張甚以讜無私謁嗛
之勅給事中廷劾讜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

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忠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會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晋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大理寺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稍稍飭然尚抱於中貴人振未能大展正統己巳國酋也先入寇王

振挾帝下詔親征謙與鄺埜遮乘輿力諫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太后命郕王監國王御左順門群臣彈振罪甚急王命出俟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殿下不即族之臣等隕首於廷不能俟也因伏地大哭錦衣指揮馬順叱衆衆捽而殪之廷臣大譁班列不次王環視屢起欲入謙直上陛掖止之群臣擁隨後皆曰毛閹王閹皆振黨請并受而甘心焉謙白王命武士鈇者

前武士執鉄前命曳二閹撲殺之肆之華門之外讙
稍止未班謙復白王請赦衆罪王乃命群臣曰王振
有罪當族族之當白 太后順罪亦當死死順者勿
論群臣乃班成禮而退是日也日過中謙袍袖皆裂
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百直不濟也 太
后聞而嘉謙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謙謝弗允乃
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領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死
亦不宜濫卹郕許謙乃與群臣請郕王即真遥尊

上為太上皇帝是時北征將士十亡八九器械畧盡京師人心洶洶侍講徐珵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皆在京師一動大事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有倡死於此敢言南者衆共誅之則上奏曰鹵賊不道驕滿亢鷙勢且長驅不先謀無以應卒適者三營精銳盡亡於從邊留者皆罷弊不能執戈戟宜急募義勇集民夫更河卒寘京師練而待工部局廠攻戰具晝

夜作郭外之民徙寘內郭使鹵毋據壩上之倉散之
以代官祿使鹵無饒乃隄內外繕濠隍誓士馬警樓
櫓治嶮塞出石亨於繫赦楊洪罪召柳溥而使之共
治軍也先送 上皇駕至都城下曰見我謙亨與我
金帛迎爾君下廷臣議謙曰君忘臣之不才使臣司
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壘也乃提兵二十二萬壁於
德勝門外鹵見兵盛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
設伏於空屋示之弱鹵騎來薄發伏敗之孫鏜毛福

壽亦敗之於西直門譙俠々諜　上皇駕遠夜令人
架炮擊之死者千計虜遂退進少保總督軍務先是
也先擁　上皇至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虜
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
語虜如是及至都城都城之士登陴而語虜亦復如
是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則上疏曰也
先還天負義久留　上皇深犯京畿其為仇恨庸可
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聞虜勢方張我

遣指揮李鐸岳謙齎金貽虜以迎車駕其時賄方入於穹廬騎已迫於關口繼遣少卿趙榮通政王復往虜營不見衆與通夫中國與虜不共戴天若必從和背君忘義莫此為甚且虜貪以詐和成其欲無止長之則難饜違之則速變昔者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挫敗歛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徽欽北轅奸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己貶尊滅而後已前事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來則震武去不

窮追鹵若稔惡罔啓其衷大舉入寇以我肆士加之奮師臣等衆死前行可以銼權而服戎皇天厭亂列聖有靈鹵知不利及回納貢酌賜津遣不絕而已若使臣通好漢禮必先示弱啓侮臣所謂萬不可也謙之與群臣請立　景帝也鄭公孫甲之謀以為　帝與　上皇義兄弟得絕鹵乃　景帝因之不渴　上皇乃鹵亦因　帝不渴　上皇以為抱空質而不義中國乃歸　上皇上皇入塞　景帝猶曰鹵詐謙曰

陛下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念之耳　上皇還居南內六年　景帝廢　上皇子而立其子加謙太子太傅諸公卿皆一辭謙獨再辭已已城下之從石亨功不如謙而世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銜之　帝復賜謙第西甲第謙固辭不許乃置　帝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

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僅視而已謙多鴻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痰壅　帝為親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及　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內甲士迎　上皇復位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謀　帝襄王子都御史蕭維禎責簿對曰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內府安從得之爭之力謙曰無庸

石亨有先意奏論死　帝猶豫曰于謙寔有功柰何
徐珵者改名有貞與亨比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舉
爲無名謙遂棄市籍其家戍謙子冕龍川都督同知
陳逵獨收謙屍瘞之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達大
體毅然任天下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不容
私謁政務旁午日上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就當
世歎其才然矜傲自用遇勲庸國戚若嬰稚視士類
亡當也其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議論斷制宿

將欽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因銜之及其迎　上皇復
位因誅之以為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盔甲袍帶而已
京師人為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於是王
驥代謙矣驥去石亨薦陳汝言代亡何汝言以賄敗
上命陳所籍物廡下與諸大臣觀而曰人之廉貪不
亦越哉于謙無一日之積而汝言纍纍若是時石亨
侍下首而慙頃之有邊警　帝憂之恭順侯吳瑾進
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帝默然謙死後子冕在戍

所夢謙曰吾形殊而䰟不亂獨目無光明借汝眼光見形於皇帝翌日冕果喪明會奉天門災帝臨視謙形見火光中帝憫然念其寃乃赦冕歸人夢謙還其眼光目復明憲宗立詔復官遣行人諭祭謙墓復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戸其文曰卿罹倸傑才宏經濟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寔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冕終應天府尹修而有丈不千

以其族人允忠之子為後襲杭州衛副千户弘治贈
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萬曆中更謚曰
忠肅
石匱書曰巳巳之後不急奉迎 太上為 景帝厥
乎不知 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繇不急迎也特不可
為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而下能幾
周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心也相
職也于忠肅一本兵耳夫不録其再造之功而以易

儲罪忠肅何其忍也

又曰于謙者二祖列宗之社稷臣也人臣以功名為富貴資常事而作為非常社稷之臣以不變處變夫英宗之出狩而復辟也以社稷景帝之立也亦以社稷祖宗在上臣無二心可曰功在景泰者為天順誅則未忠功在天順者為景泰誅則未忠哉變攝謀自然之情形為奪取反側之狀而捷居功徐有貞石亨所為自求口實者也謙何知哉英宗曰于謙

實有功斷案已定而有貞進曰不赦于謙今日之舉
為無名情謂不名以奪則無功不赦謙不得寘其名
曰奪一語本色不覺已狀謙寃矣於戲悲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一

明 　　 欽南張　岱著

李賢列傳

李賢者鄧州人也李於鄧為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居者賢舉宣德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布政李昌祺酹酒曰榜中必有名世之士癸丑成進士命察蝗河津得見薛文清公留心性學　英宗元年疏言帝王赤子黎民畜獸夷狄

未有奪赤子食豢養禽獸皆切見雜函降入朝廷授其官職足其祿俸處者不去來者不絕令其入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雜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雜官一當漢官十七員半矣冗食橫賜其何以堪乞勅兵部漸次調除雜官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俸祿實所以分彼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己巳之變達官洶洶潜謀應幽賢言始驗是年授吏部驗封主事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己巳

秋鹵寇大同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
告賢代之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
景帝監國詔議禦鹵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其法甚
備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命考察四川有司不職還
京改戶部賢上言也先弑君併吞諸夷包藏禍心今
聽其講和貢馬浚削膏血輦送金帛醜類日強生民
日困持此悠悠寔非長策乞勅邊臣練兵觀隙于少
保壯其言請以賢疏勅勵邊臣明年轉吏部右侍郎

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入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貞數扵 上前阻抑石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瑄張鵬糾劾亨罪遂為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謫叅政瀕行左右言 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嘗多口柄事寔有貞吏部尚書王翱亦來闗言 上頷之即留為吏部左侍郎 上既調許彬於南京出岳正仍為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

渊閣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内閣者徐有貞薛瑄許彬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而奏對闇誤正盡言無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　上最禮信之始賢之得留也亨吉祥固大恨　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親然終恐　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慎自重二人以為誠賢取與辭受不為康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〻歸　主上吏部尚書王翺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信

不如也數於　上前推舉各卿老臣有所薦文武臣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又入對　上問文臣曰陛下問翺問武臣曰　陛下問昂時自舉則曰臣所知如是　陛下召翺昂覆問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間三楊用事敕方面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下要職毋輒除而百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陛除方面則吏部自舉奏而已至賢始議倍推取　上裁而天下以為不專　上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

立察見賢承諂斷一處以至公　上益篤委焉石亨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　上心厭之一日從容問賢迎復事賢對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故不與　上問故賢對曰令其時景泰不諱天位自屬　陛下文武群臣雍容奉迎　陛下宴然有之何用如此勞擾且夫以天之靈　陛下之祐卒以成事不者景泰左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亨吉祥輩置　陛下何地邪陛下曩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

歸向今為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
社稷 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亨
姪彪謀出鎮大同 上逮彪下獄命亨閒住凡繇亨
進者悉褫削復召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
字非所以示後世內府之門可言奪耶奪門者自大
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 陛下而誰 陛下復
正天下百辟奉迎耆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
復以群小為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干天象者哉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 上竦然大悟
詔革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五年曹欽火長安門
發兵為變擊傷賢首及耳須臾欽敗賢上疏請急釋
脅從以安反側然後詔示天下布寬䘏之詔罷不急
之務 上知賢在甚喜明日召見裹傷入慰勞之賢
念天順初自徐有貞耿九疇下獄後言路閉塞坐令
權奸相繼因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
勸之設刑法之夫臣下進言皆為國家無益已也不

但無益又恐得罪是以明主拳拳惟慮不聞獨奸邪之臣則務塞之　上曰此皆亨吉祥輩所為遂命於誅欽詔內列款求直言加賢太子太保七年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奏疏妖鼓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
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允行賢又請罷江南陝西磁器之從清錦衣之獄止邊臣之貢停內外採買之費
上悉從之時錦衣門達與賢並寵　上朝夕顧則命賢召顧則命達達恃才生事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

求幽隱索取貨賄上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駭然不安賢間言 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獨一害未除因備道錦衣官校之橫先是達嘗令校尉察鴻臚寺序班索朝覲官財物二十餘人以聞 上盡執下獄人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語達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為詐不然何趨也達錄是銜賢次骨百

計掊拾　上心疑爲不召可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達
故驕慢黨赫同列盡下之惟指揮使袁彬倚舊恩自
若達計得言已　上前者惟賢與彬表彬事言　上
窮治之且欲陷賢得倭漆匠楊塤以免語在袁彬傳
中八年正月禁中有讒言謂太子不宜復在東宮者
上疑之一日　上不豫卧便殿召賢問曰今細務共
舉而大事反摇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
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〻太子謝 上抱
上足泣 上亦泣謗竟不得行 憲宗即位進少保
華蓋殿大學士門達坐太監王綸獄謫貴州邊衛科
道官重劾達〻繫獄論死其黨與揭匿名帖內府及
都城內外以謗賢〻 上疏請避位曰臣以凡庸誤蒙
先帝拔用惟思圖報而一害於石亨繼害於曹欽三
害於門達賴 先帝之明得以保全臣自思生平無
取怨惡直以職居輔導衆見忌嫉 皇上即位以來

賞罰明紀綱舉貪利之徒不得遂私又復歸怨於臣
決宜退不許吳后廢飛語欲害賢　上遣衛士宿
賢家護持之有內直將軍被褫言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陛非冒功者　上憐而復之而夤緣者復紛起賢
入言曰自曹石邀功人以得富貴之易覬覦者惟幸
朝廷有事宜早治之莫若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
攸塋以雪幽枉則人言自息　上從之二年二月遭
父喪詔奪情起復三辭不許遣太監林興與偕抵家

襄事即從上道五月還朝再辭又不許修撰羅倫疏論其奪情非禮謫為福建市舶司提舉王翺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語賢賢曰潞公如此我則不能也何疾卒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居常論楊文貞之為相媿宋公卿者二人王文正以張師德造門抑之終身而文貞不能文潞公以唐介攻己再三中救而文貞不能當其為相褊隘更甚不能容一羅倫至死後倫始復官適學士陳文亦卒時人為詩吊

丈曰九原若過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

石質書曰以巨斧擊氷則不入以針輕叩之則隨意之大小而自解李文達之進言是也以火煅鐵〻僅銷而不融以泥滓之則隨意之厚薄而自屬李文達之得君是也丈達之初諫達官用急着諫邊防用先着頗不相入及大拜之後但用應着用鬆着用不着意之間着劉果之主自倒入其懐中而不疑爲盖其得君之巧大似唐之李鄴侯而妙用閒情水乳忽合

即文達自亦不得而知之也